

四川文史資料選輯

第十五輯

(內部發行)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 編
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员会

四川文史資料選輯

第十五輯

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 編
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員會

一九六四年七月·成都

K250-6
21
2-15

(内部发行)

四川文史資料选輯

第十五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
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員會 編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四川人民印刷厂印刷

1964年8月第一次印刷

本期定价：0.80元



編輯凡例

- 一、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資料，并推动撰写資料工作的开展。所选的資料大部份是作者的亲身經歷和見聞，有一定的史料价值，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，所述史事可能不尽翔实，观点不可能完全正确，因此，本選輯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，借供研究历史和地方文献者的参考。
- 二、本選輯所选資料，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，不拘体裁，只要有史料价值，均可选入。
- 三、为了帮助历史工作者研究的需要并保存历史資料，本選輯所选范围，并包括重要原始档案、遺著手稿以及仅見孤本（包括报纸刊物）中的珍贵史料。
- 四、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，欢迎閱者提出质疑、补充和訂正。
- 五、本選輯对来稿可以加以摘录、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。

目 录

护国讨袁时期馮玉祥

- 在四川 张之江 吴景南 (1)
- 护国战役时的四川讨袁軍 王蕴滋 (17)
- 一九三一年川軍“援甘”之战 刘丹五 (28)
- 为刘湘扩充反动武装的亲历 范崇实 (39)
- 刘湘的兵工厂 林华钧 (48)

从英商手中收回矿权后的

- 江合煤矿 唐白異 (52)
- 复兴隆煤矿簡史 周家鼎 周还浦 (74)
- 記重庆鹿蒿玻璃厂 何鹿蒿 (93)
- 清末以来的汲滷簾索制造业 李筠庭 (108)
- 解放前四川的榨菜业

- 四川省志工矿志編輯組 张耀荣 (133)
- 解放前泸州大麵概述 屈壹容 湯天珩 (175)
- 宝元通“劳資合作”剖視 陈霽凉 (186)
- 我所知道的刘航琛 邢世同 (201)

一九四三年美金公債舞弊

亲历……………趙星洲（215）

質疑・補充・訂正

对《四川学生官費留日考訂》之商榷……………朱必謙（221）

清末重庆府中学堂的修身課和經学課……………陸殿興（223）

楊庶堪遺詩注补正……………四川省志文艺志編輯組（227）

护国討袁时期馮玉祥在四川

張之江 吳景南

护国之役，馮玉祥在四川的活动，对于推动川督陈宦宣布独立，使护国軍得以在比較順利的情况下，达到推翻袁世凱洪宪帝制的目的，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当时笔者都在馮的十六混成旅任职，并且亲身参預了此役。現就回忆所及記述如下：

一

馮玉祥远在1911年于灤州起义失敗后，得到陆建章的維護和拔擢，直到1914年已升为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时，还率部随陆（时陆任陝西將軍兼第七师师长）駐防西安，并为其所倚重。但馮对陆在陝橫征暴斂，尤以其派种鴉片，販卖烟土等行为极为不滿，曾数諫之，不为所采纳。陆之左右用事者，半为其乡亲（陆系安徽蒙城县人。当时陝西有“会說蒙城話，就把洋刀拷”的說法）。此輩憚馮严峻，不便他們的私图，就不免多方从中隔离，使之不得随时与陆接近。馮察覺，感到人事难处。同时考虑陆必将因此失敗，而又无計可施。苦悶之余，常借視察部队为名，时往来于三原、兴平各防地以避之。

是年10月，北京政府將張敬堯旅改編為第七師，將原第七師改編成兩個混成旅，該師第十三旅改為第十五混成旅，第十四旅改為第十六混成旅，仍以馮為旅長。改編甫就緒，又電令馮率部進駐漢中，以防川北變兵滋擾。此舉實際是袁世凱行將稱帝，已內定其心腹陳宦督川，以便控制西南，故預為配備兵力，乃有此調遣。陸建章雖不願馮率部遠戍，無如混成旅已直隸中央，不便擅留。在馮的內心，正欲避地避人，認為此去，既可遠離西安這個對他不利的環境，又可擺脫陸對軍中人事的控制，自己可以放手整軍，所以樂於受命。後來陸雖任馮去，但只准其隨帶步兵五營，炮兵一營，機槍一連，騎兵一連。其餘步兵一營留駐寶雞，騎兵三連留駐西安。二團二營營長王智懷、騎兵營長劉信誠等與陸關係較密，皆自請留陝。

馮自成立混成旅後，稍稍引用了一些和他在灤州舉義共事的人，如李鳴鐘、韓復榘、趙席聘等。又成立了一個模範連，以李鳴鐘為連長，過之綱、宋慶霖、郭杏村等為排長，蔣鴻遇、劉郁芬、吳景南等為教官。由各部隊挑選葛金章、石友三等為班長，吉鴻昌等為學兵，共一百三十人。後來西北軍許多高級幹部多為模範連出身。但旅中幹部人員來自各方，情況比較複雜。旅部除參謀蔣鴻遇、劉郁芬、吳景南，書記官邵揚輝、薛篤弼等少數人系馮自己所延攬，其餘多各有背景，不能控馭自如。又如軍官方面，除第一團外，余皆由警衛軍改編。連長以上的任免，向由陸建章決定，多是他的親信，遇事總得遷就一些。

馮于11月中旬率部由西安出發，12月底到達陝南。在褒

城、沔县一带駐定后，即积极整訓，人事上也进行了調整。至是，十六混成旅的規模和陣容为之一新。

1915年3月，袁世凱任命陈宦为四川將軍。北京統率办事处及陈宦先后来电令馮率部由汉中取道劍閣，随陈入川。早年陈任二十鎮統制时，对馮就特別賞識，曾由营副擢为营长，关系非同泛泛。此次之被指調，固非偶然。陝西將軍陆建章亦是馮的“恩上”，这支軍隊又是他的老营底子，当然不肯輕易让他离开陝西。不过为了袁世凱作皇帝，还是陈的任务重大，自难抗拒成命。最后还是平分春色，陆将第二团（团长何乃中）留駐陝南，馮只能帶走步兵一团，炮兵一营，騎兵、机枪各一連。馮当以所部积年假、革、逃亡，缺額甚多，請准予陆，派赵席聘赴河南招募新兵五百名，后来运到綿阳，才得到补充。这支游離部队，从此方逐渐充实起来。

二

1915年5月底，馮玉祥率部由陝南到达四川綿阳，即分駐于罗江、德阳各县。因軍餉問題，川陝两省互相推諉。結果，仍由陝省拨发。由于餉源和建制的不一，使馮受到許多牽掣。时川省棒匪蔓延，商旅戒途。八月，陈宦划定分区清乡的办法，派馮負責嘉陵道各县。这一道属，尤以仪隴、营山、广安等县的匪风最盛，必須先行解决。馮以这是他入川后第一个任务，很想好好地完成。乃抽調步兵一营，附炮、騎、机各一連，亲自率領，取道閬中前进。开始时东击西追，頗感疲于奔命。后来利用自首的匪首何鼎臣作內綫，

剿撫兼施，才大著成效。正由閬中轉向儀隴清剿的途中，忽接陈宦和陆建章先后轉来对袁称帝劝进的表文，要旅长以上的将官签名。馮閱毕，頻以指敲案，慨叹不已，沉思良久，卒置之不理。故劝进表公布时，其中独缺馮玉祥的名字。一天，他在感情激动之下，曾毫不顾忌地向軍官們讲话。首先宣布此事，然后对那些劝进的人进行了指責，說他們干这种事是无耻。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，現在又搞帝制，真是国家的不幸，行見人民又要遭受糜烂。随即督队經過儀隴、蒼山，繼續清剿，又获匪首陈兆祥、郑老大王等，破其巢穴，匪患遂平。队伍未及休整，陈宦又来电調馮率部即开順庆，接替第四混成旅的防务。这时，袁氏称帝的声浪，已經是“山雨欲来风滿楼”了。（陈宦清乡是一回什么事？清乡軍队干了些什么？請參看本刊第三輯张仲雷所写《陈宦在四川的“大清乡”》一文——編者。）

馮率清乡部队甫到順庆，喘息未定，又接陈宦来电，以蔡鍔已于12月25日在云南宣布独立，反对帝制，自称护国軍总司令，分三路向四川进攻。令馮率部南下防守泸州，着即星夜开拔，而北京統率办事处及陝西陆建章亦均同样来电催促。这时，馮随身的部队不过一混成营，极感力量薄弱。遂电陝西陆建章請其速拨开拔費，并令駐汉中的何乃中团星夜来川；又分电駐德阳、罗江各部迅速集中綿阳，乘船由涪江东下至太和鎮，轉遂寧，与清乡部队会合，然后一同向泸州前进。

1916年1月，馮率清乡部队由順庆向泸州进发。經蓬溪到遂寧，偵悉綿阳开来的部队尚未到太和鎮，停一日始南

行，經安岳到內江，為等部队的集中，又留住數日。馮對袁世凱稱帝的問題，早於征集簽名勸進時，即表示反對的決心。現在局勢又有了新的發展，他的心情是很沉重的。一天在內江，他曾召集主要幹部及軍官講話。略謂“大局情勢日益緊張，我們處境極為困難，但為人民和國家着想，不能違背良心”。大家都能領會他的意思。當時許多人認為應該相機應付，以保全實力為先。馮觀內部意見一致，乃密函他在辛亥瀘州革命時舊同志劉一清（時任陳宦的總參議）。大意是：一、說明護國軍是正義的，得道多助，不可與之開戰的道理；二、回想我們在瀘州舉義為的是什麼？那時陳將軍也是二十鎮的領袖，彼此都有光榮的革命歷史。況您與蔡松坡（蔡鐸的號）先生是契友，切望帷幄運籌中向陳將軍進言，進而謀取陳蔡的攜手合作，共維大局，擁護共和。如前途有何困難，誓率全旅官兵擁護到底等語。

那時，馮信基督教，所至常與教會有聯繫。當地基督教會中有英籍唐（譯音，可能記得不準確）教士者，和馮有來往。他同馮談及當前局勢，由護教保僑問題說起，他表示極端反對中國內戰，並希望當地能避免戰禍。馮謂實同具此意。雖兩軍對壘，如果能夠溝通，使雙方取得默契，至少也可得到局部安定。又盛稱護國軍是正義行動，表示同情。唐說：“川南各縣均有他們的教會，經常往來，如欲與護國軍聯繫，願為奔走。”經馮同意，遂持馮致蔡鐸函以行。

既而，各方催馮旅開拔之電文又紛至沓來，不容再停，馮乃率部離開內江。進至隆昌時，先派騎兵一連往瀘州視察情況，並籌備糧秣、駐地。瀘州原是川軍第二師劉存厚的防

地。刘虽态度不明，但已移駐藍田坝、江安一带。馮得报后，率部陸續进駐泸州，即在附近偵察地形，布置防御工事。未几，突接陈宥急电，說叙府已于1月22日失守，令馮率部星夜前往收复。接着由叙府潰退下来的第四混成旅（伍祥麟）的一团，零乱不堪地乘船紛紛到泸。馮看見他們吃了这样的败仗，正不知前方情况是如何的紧张。陈又来电，令馮就近收容这部潰軍，整理后，归馮节制，率同反攻叙府。

其时，北京統率办事处及陆建章皆电馮，严限收复叙府。周駿的旅长熊祥生奉陈宥令已到泸接防，第七师张敬尧的先头部队又紧跟在后面。馮正感进退維谷的时候，唐教士携蔡的复信赶来，但所接洽的結果，只是一般的联系。蔡的复信只說希望馮部駐在泸州，接应护国軍北进，虽措辞謙和，却未指出其他具体的合作办法。唐与馮系初交，对馮过去的历史，及所部兵力和所处的环境，都不免隔膜，当然向蔡說得不够詳細。蔡与馮也素昧生平，仅凭一个外国人的三言两語，当然难作过多的表示。所以唐教士的联系任务只能得出这样的結果。馮以情势紧迫，非常焦急，于是，又密請唐教士再往蔡处作进一步联系，并說明自己处境困难，現时在泸不能停留不进。未几，馮得悉攻占叙府的护国軍为刘云峰部，刘与馮部參謀蔣鴻遇是同乡同学，且有亲戚关系，适間通叙府的电綫尙能通报，乃命蔣鴻遇利用电报綫，冒名刘云峰之戚某找刘云峰說電話。殊来者非刘本人，乃其參謀长張璧，蔣即告以馮与蔡已有联络，惟馮部处在袁世凱嫡系軍队重重包围之下，仓卒之間，尙未能作好应变的部署，故仍須向叙府繼續前进。为避免彼此冲突計，屆时佯攻空射，請护

国軍暂时退出叙城，馮部到达后，再設法撤退，仍交护国軍接防。不料张璧却傲慢地說：“摆在你們面前的，只有两条路：一是通电討袁；一是繳械投誠。”蔣再欲說时，电綫已断。馮聞之，无可奈何，遂率部由泸經南溪前进。进至叙城約二十华里的白沙場时，发现了护国軍布置的前进陣地，战斗即开始。不半日就占領了白沙場。由俘获的士兵口中述說，得知护国軍的主力陣地是由岷江岸沿催科山凭险要布置的。預計着这是一个阻碍。次日拂晓，分路进攻，所經過的十数里地区，均是崗巒起伏，随处有險可守，步步設防，經過逐步攻击，才进至催科山麓附近，竟日在激烈战斗中。入夜原地露營，研究安全的办法，决定派韓复渠押船将伤病員（内有护国軍被俘的兵）送回泸州疗养，以减少前进的累贅。次晨，又发动进攻，一連突击数次，虽未得手，但士气甚旺，估計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攻下。这时，馮有两种心情表露：一方面是，在他辛苦下亲身练兵以来，部队还未曾正式作过战，这次經過实际考驗，看到部队确有很强的战斗力，且能指揮如意，頗有自得之色；另一方面，这个仗本不願打，而又欲罢不能，长此打下去，将如何了局？更不願作此无謂牺牲，损失实力。正躊躇間，时已傍午，忽接南溪聯絡站电话报告說，韓复渠护送的伤病員船行至江安，被刘存厚截留。得此消息，馮就以腹背受敌为借口，在夜間率部向富順撤退。适值阴雨，田埂小道，泥濘不堪，夜行极难。忘却当晚是农曆的除夕，四围山上农民过年燃放爆竹，真以为被刘存厚追袭包围。幸官兵沉着，一无惊扰。天明，至李家場始解除紧张。嗣悉，韓复渠見了刘存厚，說他的弟弟韓复

达亦是日本留学，又都是革命的同志，因此得到了刘存厚的瞭解。刘就到船上查看，果有滇軍伤病員在內，就很客气地将船放行。

馮率部撤到富順后，电报陈宦不得不撤兵的理由，并強調官兵都有厌战心理，故不敢久持。陈复电令到自流井休整，靜待后命。陈固是袁世凱的亲信，与馮亦有历史渊源。这时，馮和他的关系搞得怎样，說来亦甚曲折。馮很受陈的知遇，中間亦发生过隔閡。当馮率队入川在行軍的途中，陈曾迭电告誡，所过不得向地方需索，騷扰百姓。馮很不愉快，认为陈不应该不知道自己一向是爱惜名誉，治軍严明的。及至馳謁时，又見陈的态度冷淡，不类往日，发现他妄听小报告，认为馮剿匪失利。这都說明陈慣于以耳代目，易受群小包围的。使馮想起在陝西和陆建章相处的經驗教訓，深深体会到要与长官处得好，必須保持密切的联系，防止因隔閡而为人中伤。所以当陈要十六混成旅騎兵第二連到成都入卫时，他順便推荐參謀刘郁芬、营副张吉士长期留在將軍署，經陈允許，分別派在參謀处、軍务处服务。同时又邀請陈入川的參謀张之江到十六混成旅服务，陈亦許可。从此内外联系，声势互通，确有很多裨益。

按陈的左右分新、旧两系，旧系以參謀长张联棻为首，是傾向拥袁世凱的；新系以总參議刘一清为首，是同情护国軍的。刘与馮系辛亥潯州起义的旧同事，这次旧雨重逢，异常欢洽，政治見解也是一致的。护国討袁軍兴以来，馮不断为陈出謀划策，建議审慎自处，勿违潮流。并动以利害，謂反袁的声势越来越大，不如早日宣布四川独立，陈頗受其影

响，然幕后之助，刘实有力。但陈一时尚未下定决心，表现为首鼠两端：一面采纳对蔡锷取得联络的意见；一面又不断向袁世凯表示忠诚。馮由攻叙前綫撤退，为保全自己的实力，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促成早决大計。初不料陈之优柔寡断一至于此。馮遵令率部撤到自流井后，各方責言交至。北京統率办事处来电云：“該旅长进銳退速，是何居心？”并令陈查复，仍督飭其速再攻叙。这时陈的态度依然曖昧，曾派刘一清到自流井慰問，实际是催馮再次进攻。刘到后和馮密談，以陈的内心尚存在着許多顾虑，欲其表明态度，还未到成熟阶段。現在情势急迫，宜遵令率部前进，若逗留后方，徒遭疑忌，再受处分，甚至发生其他意外之事，便无法挽回。不妨于前进中，相机与护国軍取得联系。馮深以为然。刘复命时，謊称馮部兵力不足，如能与之稍加补充，便可繼續进攻。陈乃調第四混成旅第一团回成都，改派第二团来自流井，令馮率同攻叙。另予补充山炮六門、机枪八挺及其他枪炮弹药，均随二团运来。

在这一次攻叙前，先就地形詳加研究，得悉催科山是叙府城外的制高点，只要占了这座山，居高临下，敘城即不难攻取。当时，詢之当地人民，知由邱場登山，緣岭南行，即可占領山头。布置就緒，于三月初开始向邱場进发，經两日到达。次晨复分三路前进：左路沿山之东麓，右路沿山之南麓，中路由馮亲自率領循正岭南进。第一日未見护国軍的踪迹，中路进至距敘城四十华里高峰之凉风垭，右翼至象来場即行宿营，决定次日試攻。次晨出动，中路前进十余华里，与护国軍遭遇，对方退入陣地射击，其炮兵亦隔江发射助战。

同时，两翼山坡間，均有接触，战斗至下午三时，将其陣地突破，护国軍且战且退。傍晚，馮部右翼抵江岸，隔江炮击对方弔黄樓及翠屏山陣地。中路在山頂上亦向城内轰击，均极猛烈。入夜，护国軍仓皇退却，江上浮桥亦未暇破坏，右翼即占据桥头。次晨，紳商結队出城欢迎，告以滇軍已在夜間向橫江退去，請即入城“安民”。当就七星山、翠屏山高地据險設防，对护国軍并未追击。进城后，除安定地方秩序外，又派軍医副官到城内医院疗治和慰問留下来的滇軍伤病人員。同时发电向陈宦告捷。未几，陈派員携大批物品前来劳軍，袁世凱来电封馮为陸軍中將，三等男爵及世襲一等輕車都尉，并令将出力官兵分別列报候奖。有的人喜形于色，要給旅长庆賀，张之江婉言劝止說：“这不是旅长意願，他心里并不高兴。”不数日，駐汉中的第二团一、二两营开到。至是全旅官兵始得集中，声势更振。同时，在各方面对这部分的力量，也更加重視。

其时，曹錕、张敬尧等所部在納谿之綫战事正烈。曹深怪馮攻占敘府后未乘胜追击，他主张令馮率部向云南进攻，直搗护国軍的后方，則川境战事很快地就可取得完全的胜利。就当时形势說，此議如果实行，护国軍腹背受敌，前途确有不堪設想者。不久，北京統率办事处果然采納曹的建議，据以电馮，令速率部进攻云南，陈宦亦来电督催。馮复称所部伤亡頗多，无力再进，請准予到河南省募新兵二千人，俟补充整理后再行前进。陈允之。馮遂派团长楊桂堂带百余人出发去河南招募新兵。

这时，馮虽借故推迟了进兵時間，但如何与护国軍切取

聯絡，达到携手合作的目的，还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。乃又派参谋长蒋鸿遇偕同宜宾教会美籍罗教士为代表，逕往横江与护国军第一梯团长刘云峰再度进行接洽。可能是护国军方面对馮的真正意图尚不了解，结果仍是不得要领而还。刘派了一个上尉副官伍彪（百銳）来作为联络，其意似在窥察虚实。当时，蒋鸿遇向馮报告接洽经过后退出，馮正无计可施，拟仍部署防务，以备万一。适参谋张之江在侧，当即向馮建議說：“目前能毅然响应护国军，宣布起义，讨伐叛国的袁逆，就以我們所部实力，援助蔡松坡军，最为直截了当。否则，亟宜向护国军切实接洽，万不可再次兵戎相见。蒋参谋长为入固属长厚，又与刘云峰系同乡同学，但究非革命同志可比，所以如隔靴搔痒，刘绝对没有真心话和他谈。必须重选派具有革命历史的同志为代表，再向刘云峰洽谈，当能取信。如一时无适当人选，我願效毛遂自荐，前往横江一行。”馮深以为然，并拟煩罗教士偕同前往。张說：“这是我們自己的事情，可以直接傾談，何用外人相伴？”遂偕同刘云峰派来的副官伍彪前往。当日下午三时半由宜宾旅司令部出发，当晚八时許到达横江护国军第一梯团团本部，即与刘云峰相晤。彼此推誠，一見如故。张之江把馮玉祥的处境、为人及迭次通款曲、誠心寻求合作的经过，从头到尾談了一遍，刘大为动容。立即召集支队长邓泰中、楊綦等主要干部与张見面，聚殮暢談，詳商合作办法。約至十一时許，刘拟留张住宿，张以时机紧迫，仍偕伍速赶回。刘表示，护国军从明日起上街不带刺刀（即解严不設备的意思），以示合作誠意。张表示，必尽一切力量促使联合行动的成功，并